

社會學叢書 13

中國社會學實踐

陽奉陰違的中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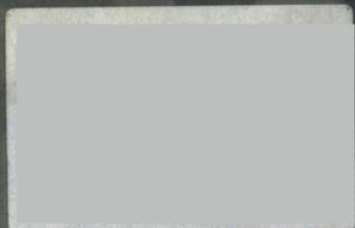
鄒川雄◎著

人文科學出版社

07-007

我們認為中國人特有的拿捏分寸思考方式，當其具體展現在社會情境中而成為一種社會行動時，不論是合於禮義的行動，或是謀略行動，它都可能轉化為一種陽奉陰違的行動。前者（合於禮義的行動）會產生一種陽／陰二重性的現象與間隙化的拿捏空間；後者（謀略行動）則會產生一種共謀式的陽／陰支配體制。在這樣的基礎上，我們對中國社會的組織形態進行了社會史的考察。我們以為，在宗法差序倫理和皇權政治倫理相生相剋的關係中，心照不宣的「陽／陰默認體制」被人們建構出來。這個「默認」體制成為日常生活中陽奉陰違行動的社會可能性條件。

在本書中，我們將要討論在陽／陰的默認體制中，傳統中國人如何在社會生活的各個實行場域（如政治、法律、經濟、社會、文化及人際互動場域）中，表現出陽奉陰違的行事邏輯。



ISBN 957-8424-81-7



9 789578 424814

00220



中國社會學實踐

陽奉陰違的中國人

鄒川雄 著

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出版

社會學叢書 13

中國社會學實踐

——陽奉陰違的中國人

作 者／鄒川雄

封面設計／莊土展

發行人／薛慶意

發行所／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登記號：局版台業字第 5509 號

地 址：北市羅斯福路 3 段 283 巷 14 弄 22 號 3 樓

電 話：(886-2)2363-2866

傳 真：(886-2)2363-2274

劃 撥：1630104-7 洪有道帳戶

門市部／電 話：(886-2)2736-2544

排 版 所／龍虎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版 次／2000 年 1 月 一版一刷

ISBN／957-8424-81-7

定價 220 元

[如有缺頁、破損、裝幀錯誤請寄回更換]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中國社會學實踐：陽奉陰違的中國人／鄒川雄
著．——一版——臺北市：洪葉文化，
2000 [民 89]
面；公分．——
ISBN 957-8424-81-7 (平裝)

1. 民族性-中國

535.72

88016601

目 錄

葉序 001

自序 007

導言 日常生活世界的實行 013

第一章 政治和法律場域中的陽奉陰違 015

第一節 包容政治與胥吏政治 015

第二節 朋黨政治與派系政治 031

第三節 私了與公斷二元化法律現象 043

第二章 經濟、社會與文化場域中的陽奉陰違 067

第一節 保守式經濟與行會自治 067

第二節 性禁忌與情色文化 079

第三節 經典注疏、托古改制與日常文化
活動 091

第三章 人際互動與個人場域中的陽奉陰違 115

第一節 公開互動與私下互動：面子與
人情文化 116

第二節 人格社會化與兩面性格 131

第三節 做人與處世智慧 142

結論 研究結果的總結說明 165

參考書目 181

葉序

長期以來，受到西方科學方法論（特別是實證主義傳統）的影響，很多的學者們都分享著自然科學家的認知態度，相信人類社會像自然現象一樣，具有普遍的規則。於是，社會學家的基本任務就是尋找這些普遍的規則，並進而組織起來成為一套普遍理論，使之放諸四海皆準。在這樣的意識型態支撐下，人們很自然地會相信，西方社會學者們，特別是那些大師們，如馬克思（Marx）、涂爾幹（Durkheim）、韋伯（Weber）或布笛厄（Bourdieu）等等，使用科學方法與邏輯來從事研究，所提出有關他們之社會現象的論述，順理成章地也適用來詮釋我們的社會現象。對我來說，這樣的見解把整個人類文明予以平面化，而且是極其僵硬的平面化。這不但把科學方法與邏輯獨裁教條化地供奉起來，而且根本窄化了人類社會所具最可貴的特性；這個特性即是：因為生活環境的種種條件不一樣，人們所想、所感、所視、所為的，常常也是不一樣的。這體現在社會裡的種種，自然也就會使得「同」中充滿更多的「異」，而正是這些「異」值得我們特別加以關注，也是需要探討的關鍵意義所在。

於十八世紀啓蒙理性精神庇蔭下發展出來的社會科學知識，在十九世紀中葉西風東漸而且蔚成優勢主流文化之後，即隨之傳進我們的社會。上述如此一般對科學知識的認知心態，就在這樣的潮流之下跟

著逐漸形成。於是，西方人發展出怎樣的論說，我們就跟著學習怎樣的論說，而且競相以學習所謂「最新的」東西為時髦、為「有學問」的表徵，甚至，也常被視作為一個學者敬業與盡責與否的最重要指標。這樣的認知模式在社會裡磨蹭久了，自不免會讓人們（特別是學者們）像各文化侏儒般，產生了自我矮化的自卑症。其結果常常是「凡洋皆佳，而凡土皆差」，因此，只要見到洋神，往往就心裡虔誠有加，且在口中唸唸有辭之餘，倒身立刻就跪拜。這樣一面倒地 toward 西方知識體系傾斜、靠攏，長期下來，使得我們的學術成為西方知識霸權的殖民地，充滿著移植與加工性格。社會文化傳承原本具有的特殊原創動力，往往就顯得疲軟，產生不了帶動的能量。結果，我們看到的學術，往往是以所謂西方先進國家馬首是瞻，小小翼翼地亦步亦趨。

這樣地來看待西方的知識體系，很容易讓人有著「義和團」式盲目排洋心態的感覺。是不是「義和團」心態在作祟，這是攸關判斷的定義和標準問題，不免落入見仁見智的圈套，著實難以有定論。在這兒，我們不打算回答，而且，事實上，也難以圓滿地回答。其實，從東西文化交流史的角度來看，東方社會經過了這一百多年之西方文明（特別是科技文明）的洗禮，其今日的面貌已非往昔型態的自然延續了。在這個地球上的任何一個角落，我們都可以非常明顯地看到西方科技文明所留下來的烙印。不但如此，譬如，我們更可以看到，幾乎全世界的人，都把源自西方的民主政治體制，看成是全體人類所追求的理想政治型態，因此，有識之士無不以爭取讓這種制度落實為奮鬥的目標。尤其，在以科技創新為要件之市場導向的資本主義體制支配下，傳播與運輸科技的發達，佐以企業跨國化的趨勢，早已使得整

個地球成爲一個緊密相聯的體系，牽一髮，就足以動全身。這樣的全球化，基本上是以西方社會變遷的結構理路爲經緯而經營出來的，美國學者向以「現代化」來稱呼；這也就是說，做爲整個世界體系中的一員，我們的社會自不例外地也承擔下這樣的結構理路，與世界中許許多多的地區共享著一些相同的基本社會結構特徵，也因此共同面對著一些相同的命運。

我們的社會與世界其他地區，尤其，所謂的西方先進國家，共享著一些相同的基本社會結構特徵這樣的「事實」，乃意味著來自西方有關社會與人之種種知識並非完全毫無價值，一點兒也用不上。正相反，許多有關社會與人的論述施用來解釋我們的社會現象，還是有著一定的貼切性，也足以啓發人們的思考和想像空間。譬如，馬克思、韋伯、涂爾幹等等大師級人物的理論，都有著一定的運用價值，甚至是舉足輕重的。不過，在承認且接受我們與西方人有著共業的前提下，我們也不應該忽視另一個方面之「事實」存在，那就是：我們的社會有著與西方不同之淵遠流長的文化傳統。伴隨著不同的文化傳統的，是不同的行事格局與理路，也因此帶出來不同的結構型態。當然，這些源自傳統的種種「社會表徵」，理論上說來，並不必然與西方啓蒙時期以來所發展之「現代」社會結構理路互相扞格，與矛盾。更重要的，在長期承受西方科技文明的衝擊之下，這些來自傳統的種種「社會表徵」，也不必然以其原型呈現。在與西方現代化力量相接觸之後，這些源自傳統的「社會表徵」，若非從歷史舞台上完全地消失，在大多數的情況下，乃是以變形的姿態出現。

傳統的「社會表徵」以變形的姿態出現，有著兩層的社會意義。其一，這意味著，即使西方現代文明的影響力量再大，一個弱勢社會

的傳統文化表徵還是有著相當的韌性，仍然會持續地呈現。只是，它並非以其傳統的原型姿態呈現出來；面對著來自西方現代文明的優勢文化模式，它有意或無意地做了某種程度的調變。其二，職是之故，容或現代化內涵有一定的結構理路，因此，具備引發一些普遍性特徵的潛勢，但是，面對著社會原已深植的結構型態與傳統的文化模式，現代化所內涵這一些普遍性特徵的潛勢，往往無法以其在西方原產地的原有姿態一成不變地呈現出來，它也一樣地「變了形」。如此一般地在一個深受西方現代文明衝擊之社會中所常展現外來現代與本土傳統文化模式的雙重變形，無疑地宣告了社會似乎並無普遍的規則可言。或者，退一步地來說，縱然有著這樣的法則存在，在分析與理解社會現象上，其所具有的意義恐怕也比不上那「變了形」之文化展現模式所內涵的了。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一個研究者應當採取怎樣的研究策略，才能貼切、妥適而具啟發性地掌握到現象的意義內涵，就不能不講究了。所謂「研究的本土化」，基本上就是因應這樣的認識而提出來的。這個問題牽涉甚廣，自無法在此說清楚，而事實上似乎也無此必要。

就人類鋪陳概念的慣性與極限的角度來看，我們常用的分析策略是對張成兩極理想化的手法。這也就是說，在分析上，我們常常會拿所謂本土傳統的理想型態來與西方現代的理想型態對照，藉以彰顯出其間不同之處，儘管我們很清楚事實上所謂理想的型態可能並不存在，更不用說外來西方優勢力量早已把傳統的表徵型態摧殘得面目全非，或至少也是七零八落了。事實上，這樣對張理想化的研究策略，至少在方法論上，正是研究本土化的起點。因此，很明顯的，假若這樣的分析策略是可行，甚至是不可避免的話，那麼，我們拿中國文化

傳統中行事理路的原型來與西方現代的行事理路原型對張，就有必要了。唯有如此，我們才可能有效地把西方知識背後所深藏的文化性成見，特別是其諸多哲學人類學上的預設挖了出來，也才能把其認知上的意識型態加以披露。假若我對川雄一向關懷問題的習性與心境的揣測沒走樣的話，他在這本書中所要處理、也是論述的要旨，或許應該可以說即在這樣的理解與期待之下，對深植於中國文化傳統中人們的行事（與思考）理路進行細緻的探討。

在這本書裡，川雄優游於浩瀚如海的典籍、也馳騁於中國漫長的歷史，以「尺寸拿捏」和「陽奉陰違」兩個概念為經緯，旁徵博引地抽絲引線，為傳統中國社會之典型行事理路，勾勒出一套邏輯結構嚴密、敘述組織細膩的論述圖像。我個人最欣賞的是他以禮治與謀略互為表裡的論點。他以為，正是這樣禮治與謀略互為表裡的搓揉狀況，帶出了中國傳統社會所具陽禮陰謀的格局，而這也正是中國帝王學的典範。於是，在這樣的文化佈局背景之下，陽／陰默認體制遂成為傳統中國人經營社會制度（特別是組織）的基調。它遍及社會中各個層面；舉凡政治、經濟、法律、文化、社會、人際互動與個人場域，莫不為其所滲透。浸潤在這樣的文化養份中，一種講究尺寸拿捏、具「斷而不斷」與「外圓內方」特質的行事習性於焉形成。

以我個人的意見，川雄如此對中國人行事理路的分析，不但立論中肯，而且確有其獨到之處，書中所述精彩原創論點俯拾即是。平心而論，我閱讀了之後，受益匪淺。相信，在晚近學界對中國人之認知與行事模式的研究當中，這本書自有一份不可忽視的地位。最後，在此，我願意特別地指點出一個個人特別關懷的重點。接承上面有關研究本土化的論題，在我看來，這本書的價值不應只是在於它對研究中

國人與文化的領域本身有著卓越的貢獻，而且，更進一步地，它乃代表著台灣社會學界學術研究朝向本土化，往前踏出了一大步。毋庸置疑的，川雄的這個研究為社會學者對中國人與文化的研究開啓了一扇大門。在這本書裡，他留給我們許許多多的啓示，也埋伏下更多問題，有待來者去挖掘；更重要的是，這些問題正是本土化所必然要碰到的。從這個角度來看，川雄這個研究的學術意義是深遠的，這特別值得讚賞與肯定。

葉啓政

識於台灣大學社會學系研究室

自序

筆者生長於台灣的本土社會裏，自小浸淫在中國文化影響的生活世界中。大學時代開始即接受歐美社會科學理論的訓練，十多年來薰陶與心靈的衝擊，充分體會了西方學術殿堂的宏偉與燦爛，並感佩西方哲人與思想家們那種嚴謹的治學態度、精密的論證與深邃的思想。然而，當我自覺或不自覺地拿這些理論來作為觀察本土社會的透視鏡時，卻痛苦地發現這些理論所透視出來的世界與我從小生長的生活世界之間，有極大的差距，而且這不只是量的不同，而是質的差異。

儘管沉浸在西方理論大海中常常帶給我無比的快感，但身為這塊土地上的知識份子，我總感覺自己無權超脫於土生土長的世界之外，從事與人們生活無關的文字遊戲，將所學理論加以「本土化」的企圖，一直纏繞我心。因此，當我接觸到一些有相同企圖的研究時，總會吸引我多駐足一會兒。但很快地，我十分失望地發現，這許許多多所謂「本土化」的研究，大多是直接用西方的理論或方法（尤其是實證的方法）直接來探究中國本土社會。他們對於這些理論或方法背後所隱藏的西方人的世界觀與身心狀態，不是毫不反省地接受，就是有意加以忽略。這樣，所謂「本土化」，大部分的情況只是西方霸權理論延伸至中國本土社會的現象罷了。

正是在上述的關懷與失望下，筆者在博士研究期間（1989－

1995)，構思及完成了本研究。我發現，許多研究本土社會的學者們雖已日漸意識到西方理論與中國社會之間有扞格不入之處，但他們卻仍然大量使用以西方為中心的術語，如個體主義、集體主義、主體性、威權人格、功能自主……等，來做為研究及詮釋中國本土社會的起點。但是這樣一來，就自然陷入西方理論背後的意識形態的迷宮中，無法自拔。因此，筆者想另闢蹊徑，也就是我們要問：為何我們不從自己日常生活的共通經驗入手呢？難道不正是這些共通經驗才構成我們自己與眾不同的社會與文化嗎？當然，這種「經驗」不只是西方實證主義傳統下的「經驗」，更是內在於中國人世界觀和身心狀態下的「經驗」，這是只要身處於中國人的生活世界中就必然會感受到的經驗。

然而，要從哪個中國人日常生活經驗入手呢？十多年來，我觀察自己的社會，總是感覺到一個十分特殊但又普遍存在的現象，那就是：人們總是喜歡說一套、做一套；人前一套、人後又是一套；在公開場合與私下場合，人們的行事做風與處世態度有明顯的差異。這種兩面性在中國人中乃是常態，在精英份子中，尤其常見。他們既沒有精神分裂，但也不能只把他們視為虛偽狡詐。除此之外，我還感覺與西方人相比，中國人總不喜歡把話說滿，把事做絕，凡事總要給對方留餘地，要能圓融與通達。這些看在西方人眼中簡直是和稀泥、機會主義、沒有原則，但對中國人而言，這卻是一種重要的處事智慧。筆者從這個共通經驗找到兩個中國人日常生活的用語——「拿捏分寸」與「陽奉陰違」——來作為本研究的出發點。

因此，對筆者而言，本研究是一個「本土化」研究的初步嘗試，我企圖提出一個「以本土中國為本位」，關於傳統中國人身心狀態與

行事邏輯的理解架構。我的根本假定是：「拿捏分寸」與「陽奉陰違」可謂是中國人思維和行動的基本模式，它在人們彼此心照不宣的「陽／陰默認體制」中展開運作。

本研究共分兩冊出版，上册是「理論架構篇」，主要是研究「拿捏分寸」與「陽奉陰違」這兩個中國人行事邏輯所賴以產生的「陽／陰默認體制」，其在中國人中出現的思維、社會和歷史的基礎；下冊則是「實踐應用篇」，主要將理論架構篇的研究成果或心得應用到中國社會的生活中。這兩冊主要內容如下：

一、「理論架構篇」：拿捏分寸思維是中國人典型的思維方式，它把這個世界視為一「律動狀態」，中國人通過拿捏與貞定的過程，來尋求自身與外在環境的合宜關係。這種思維具有衡量全局、直觀體悟及因時因地因人事制宜等特點，並表現出中國人陰陽往復交感的涵融精神、「斷而不斷」的分類意識，及「廣大悉備但漏洞百出」的思維格局。

當拿捏分寸思維展現於社會互動中時，會使得人們的日常實行充滿彈性與「間隙化」的空間。這會產生「公開／私下」之間或「外表／內在」之間不一致——即陽／陰二重性的現象：在陽的層面，「名」、「公」、「義」、「經」和「禮」等為社會秩序奠定了基礎；但在陰的層面，人們則在這個模糊空間中拿捏、權衡、拉抬和搓揉。這就形成了名實分離、公私不分及權宜權變的結果。

中國人在這個間隙化空間中，施以陽奉陰違的謀略，這使得中國成為禮治文化與謀略文化互為表裏的社會。不論是《孫子》、《老子》或《易》中所展現的謀略精神，或是法家、黃老或儒家的帝王學，均是這種陽禮陰謀文化的表徵。另外，中國人亦在「宗法差序倫理」及「皇

權政治倫理」這兩套社會組織原則的相生相剋中拿捏分寸，並由此形成一個陽／陰的默認體制。地方鄉紳自治是其具體的表現。

二、「實踐應用篇」：在陽／陰的默認體制下，中國人會展現如下的陽奉陰違的實踐邏輯：在政治場域，「陽」宣揚禮義道德而「陰」則為利益分贓、「陽」為文人政府而「陰」則為胥吏暗盤政治，以及「陽」強調共識團結而「陰」則拉關係和搞派系；在法律場域，「陰」的私下調解與「陽」的國法公斷產生二元化現象；在經濟場域為行會自治；在性的態度上則是「陽」為性禁忌與性壓抑而「陰」則較為性開放；在文化領域，「陽」為經學論述的形式化而「陰」為詮釋的高度流動性；在人際場域，「陽」重視面子與和諧而「陰」講人情關係、界定自己人和外人以判定私下和公開場合；最後在個人場域，區分「公己」與「私己」，以及推崇「外圓內方」的處世哲學。

本研究的完成，首先感謝葉啟政老師多年來對我的指導與鼓勵，在這些年來老師不論在學術生活或人生其他的面向，均對我有極大的影響。老師的視野、洞見、學養，以及知識份子的道德風骨，乃為我所深深佩服，尤其老師的諄諄教誨與寬容態度，更令我感激不已。十分感謝老師為本書作序，還望本書出版不至尋沒老師聲名。

其次要感謝黃光國教授、杜正勝教授、高承恕教授與章英華教授在博士論文口試時對本研究的指正與建議，他們從專業學術領域所提出的寶貴意見，令我銘記在心。感謝蘇峯山、汪睿祥、黃世明、裴元領、蘇碩斌與黃厚銘，在論文寫作期間所提供的意見，並感謝好友何日生、陳川正、楊植勝對此論文的討論所產生的啟發作用。另外要感謝翟本瑞教授對本書出版所提供的幫助。